

陳大慶明達謙謹

費雲文

誠摯真實 卓然風義

陳大慶，字養浩，江西崇義人，民國前八年



民國十八年陳大慶將軍任團長時與夫人在湖北武昌合影。

十月八日生，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，由排長遞升至十九集團軍總司令，參加北伐、剿匪、抗戰各大戰役。戡亂時由第一綏靖區副司令官，累晉京

滬杭警備副總司令兼
淞滬警備司令，指揮
上海保衛戰。來台後
，歷任國家安全局長
、台灣警備總司令、
陸軍總司令、台灣省
政府主席、國防部長
等要職。

在軍中，大家都稱贊陳將軍是一位認真、負責而令人敬服的將領。在民間，都對他的寬厚、親切、誠懇，留下深刻印象；對他的仙逝，不勝「甘棠去思」的懷念。凡是做過他部屬的，都覺得他是一位有

風度、有擔當、勤苦先人，積極主動的好長官。他的談吐，溫文爾雅；他的行止，謙讓有節，最難得的，他在品德修養上成就，是以善良的天性為基礎而盛為外表的；所以能誠摯而不虛偽，真實而不故作。

他好學不倦，但並不是一般所謂「手不釋卷」；而是表現在其對問題觀察的深刻，和分析的有條有理。因此，他能把實際問題理論化，也能把理論問題實際化。

他對部屬與友人，循循善誘，但不講大道理，而常常說些深含哲理的平凡話題，使人仔細玩味之下，領悟到做人與做事的原則道理；無形中因為受他的影響，而改過遷善。

由於他的智慧超人，見解獨到，對人誠懇，對事認真，責己恕人，修養深審，忠勇為國，功績很大；不但具有儒將的英姿，而實為當代罕見的出將入相的人才。

在他的喪禮中，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輓聯有云：

「幹國緬忠勤，武略文韜，望重台員遺惠愛；」

匡時垂楷範，嘉謨偉烈，名標史冊有榮光。

「共勵胆薪；

永懷風義。」



民國二十五年冬陳大慶（左）隨湯恩伯（右三）在綏遠前線視察時留影。

另外，與他黃埔同窗，同有儒將雅號之稱；而且在職務上與他三度前後任交接的黃杰將軍，也沉痛的哀輓一聯云：

「雞窗同學，鵝序同班，奮袂共心期，難忘負羽分馳，黃埔精誠陶毅魄；

銅柱留名，甘棠留蔭，投艱磨汗血，吟到出師未捷，豐城孤劍有啼痕。」

凡此，都足以顯示他的功勳事蹟永垂不朽，道德風義永銘人心。

陳大慶將軍畢生為革命奮鬥，報効黨國的事蹟，和所遺留的德業事功；凡是認識與瞭解他的人，莫不耳熟能詳，莫不對他的立身、處世、治事、修養，敬佩不已；而有「威而不猛，嚴而不厲、和而不流、平而不凡」的體認。然而這些感人的事蹟，却不為社會大眾所習知，或者知其一二，而未能明其全貌。因此，筆者特儘可能蒐集有關陳將軍事蹟的記載資料，以及就各方面對他的懷念評論，加以平實的縷述；以供世人作師法仰贊的典型。

「腦中有地圖」·血

戰功高

陳將軍六歲開始，就離開家庭到杰壩壩，在外祖父邱公（清舉人）家學四書五經之類的國學，整整五年，奠定他崇尚倫理道德的基礎，和重視品德修養

的習性。十歲，進入過埠普育高等學校，十七歲畢業於贛州第四中學。

民國十三年六月（將軍廿歲），入黃埔軍校第一期，次年三月參加第一次東征。棉湖之役，任上尉連長領導第一團。為了挽救危急的態勢，他身先士卒，奮不顧身，直衝敵陣，以致左肩與胸部，負傷頗重，醫治數月，始告康復。

北伐之役，他隸屬第二師，任第六團少校營長，由江西南昌，而浙江、江蘇，轉戰向前，每能以寡擊衆。民國十六年九月，參加龍潭戰役，出生入死，幾瀕於危。

民國廿二年十一月任八十九師二六五旅少將旅長，赴江西參加第五次圍剿共匪，與八十八師孫元良部勁旅同列為東路軍湯恩伯縱隊，進攻贛昌，準備直搗匪巢腹地。匪軍為防守其要害，特集中一三五縱隊的主力，利用有利的山地地形，負隅頑抗，戰況激烈。某日，湯司令官決定攻佔蝦蟆寨斧頭山等要地，進出石城東如之線；以八十九師為主攻，並由八十八師以榴彈砲一大隊支援。

當時，國軍特種兵的裝備還很落後，一般部隊長對使用特種兵的原則，並不大熟諳。可是，當大隊長王潔向陳將軍報到，協調戰鬥配合之時；陳將軍却對砲兵的運用，有切合戰術原則的明確指示；甚至有關技術的細節，如陣地的選定，進入，轉移，也都顧慮週詳。戰鬥開始，王潔從觀測鏡中，很清楚的看到他親臨頭陣，身先士卒，突陣猛衝。匪軍拼命反抗，陣地數度得失；但終由於匪軍主力第三軍團的適時增援，以致攻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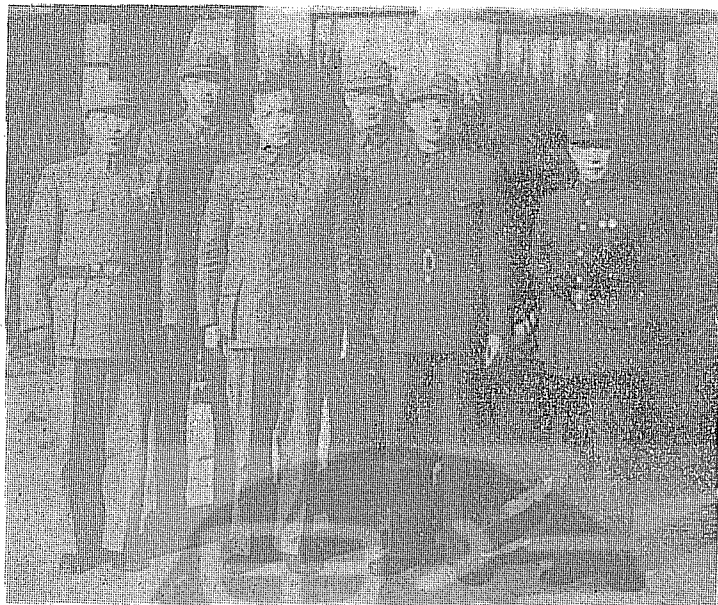
頓挫。晚間，舉行檢討會議，陳將軍却很坦誠而沉重的表示：

「此次戰鬥，我們必須引為最大教訓。戰術上，對於山地作戰，最忌正面攻堅，死拼硬打，徒遭無謂犧牲。我將以待罪之身，向上級建議，下一次攻擊，必須從翼側迂迴包抄。同時，我要求仍由本旅擔任主攻，以

雪今日攻擊頓挫之恥。」

廣昌以南，山巒連連，地形複雜。當時還談不到陸空連合，陸軍也祇能以輕重機槍等輕武器為主要武器。匪軍利用其有利的情報條件，行動飄忽，國軍每因判斷匪情錯誤而遭頓挫。陳將軍根據此次戰鬥經驗，針對匪軍慣技，尋求其弱點，向司令官湯恩伯建議一套有效戰法穩紮穩打，步步為營；各部隊互相掩護，遞次推進，避免攻堅，乘虛猛擊。不久而有貫橋的大捷，接着克復石城，在各路友軍密切配合之下，直搗匪巢瑞金，完成五次圍剿任務，也建樹了湯兵團光輝的團隊歷史。後來抗戰戡亂，湯兵團轉戰南北，成為國軍最堅強的部隊之一；其間，陳將軍實為湯將軍最得力的輔翼，同時，也是湯兵團的主要支柱。

民國三十五年三月陳大慶將軍（左二）交卸第九集團總司令時與張雪中將軍等高級將領合影。



蘆溝變作，抗戰開始，湯恩伯的十三軍防守南口。南口形勢險要，為我西北門戶。八十九師擔任正面防禦，第四師控置於沙城以北地區為總預備隊。當時，陳將軍已升任第四師副師長，作戰之前，他曾親自查勘南口之地形與地物，何處有村莊，何處有丘陵，何處有河流，能否徒步，默記在心。八月七日起，敵軍以七千精兵，配以百門大砲，四十輛坦克，猛攻南口。八十九師的二六五旅，首當其衝，血戰苦守六晝夜，犧牲慘重。十三日，陳將軍率第四師一個旅，及時增援，當即轉危為安。次日，反守為攻，擊退來犯敵軍，斃

敵千餘人，獲得序戰的勝利，震驚中外。戰後大家檢討，由於陳將軍事先熟習地形地物，所以援軍進展神速，關係戰果的得失很大。大家欽羨之下，齊聲稱贊；因而有「養浩腦中有地圖」的佳話。

民國廿七年三月廿四日至四月初旬的台兒莊戰役，是我國抗戰以來第一次獲得全勝的反包圍殲滅戰，斃敵達三萬多人。陳將軍任第四師中將師長，仍屬湯恩伯的十三軍；在戰爭勝敗的緊要關鍵，有過重大貢獻。當時，我軍係以孫連仲的池峯城師為鈞餌，吸引敵軍主力於台兒莊，而以湯恩伯與張自忠、龐炳勳等部，從台兒莊左右兩側襲擊敵軍，形成合圍態勢。三月卅一日，正當湯軍團的五十二軍關麟徵部的張耀明師攻克嶧縣、棗莊，捷報頻傳之際，突然敵軍板本旅團沂州支隊三千人，以野炮戰車，迅速躍進，奇襲關麟徵的軍部指揮所，敵我相距僅三四華里，情勢相當危急。如稍涉張皇，則五十二軍前後受敵，可能全軍潰敗；台兒莊也可能在外援落空的情勢下，終告失守，那麼整個戰役，將會面目全非。幸而關麟徵沉着應付，一面電話前方張耀明，說明後方槍砲聲，祇是捉拿敵軍小股便衣隊，馬上可解決，先穩住軍心；一面以身邊僅有的三百人，擺出攻擊姿態，先佔領地形要點，誘致敵軍以為我軍已得先機，而改變作法，不急於長驅直入，衝鋒陷陣；反而先用砲火遙轟，無形中拖延了進攻的時間，失去了奇襲的價值。可是，此一空城計的虛招，不能持久，也無法退敵制敵。幸虧陳將軍率部于當天黃昏快速趕到，沉着應敵，才穩住

了陣脚。當晚，陳再與關會商，反守為攻的辦法，計劃以牙還牙的，也從側面狠狠的打擊敵軍。經過湯將軍同意後，決定第二天以陳將軍的第四師與敵軍戰鬥，吸引敵軍；另命原攻擊台兒莊附近敵軍的廿五師張耀明部與第二師鄭洞國部，暫停攻擊，連夜急行軍迂迴轉進至敵軍沂州支隊的側背面，將其包圍於愛曲村一帶村莊，猛烈攻擊。敵軍遭此意外打擊，手忙脚亂，遺屍累累，突圍脫逃。我軍乘勝窮追，並於四月四日，再次向進攻台兒莊的敵軍發動猛攻，終於獲得決定性勝利。

賞罰嚴明·穩固邊區

武漢會戰結束後，陳將軍自民國廿八年起，有一年半的時間，從事游擊幹部訓練的創始工作；先後兼任南岳游擊幹部第一期總隊長及西北游擊班第一期教育長，由湖南而陝西。民國廿九年四月，升任新編第二軍軍長。

他訓練幹部，領導部屬，從來不以名位或金錢為誘致的手段；而係以誠懇、篤實、以身作則來感化他人。有一次，他在某地訓練部隊，運動器材的設施，剛剛建立起來，有些設備，還不十分堅牢。一架天橋搖搖幌幌，無人敢上去。他却挺直腰，腳踏實地，穩穩當當的率先走了過去。他的勇毅精神和踏實的行動，立即消除了大家的恐懼心理，也接着一個個安然走過。

到他一定是一位威風八面的將領。可是，當你和他相見後，都感覺到他是位溫文儒雅的長者；使人如坐秋陽，如沐春風。

有一次，他駐在河南許昌，一位幹部艾少輝，詐取財物，破壞軍紀，犯了不可寬恕的過失。他一面給予艾少輝極嚴厲的處分；一面寫文章，強調「殺一儆百，殺人止殺」的苦心，充滿了「揮淚斬馬騮」的情感道義。使大家讀後，都能瞭解他無論懲罰或勉勵一個人，都是出自「愛心」。

民國卅一年，山東、江蘇、河南、安徽四省邊區，情況非常複雜，敵軍、偽軍、以及共軍新四軍，經常擾亂此一地區，以致民不聊生。中央乃以卅一集團軍總司令湯恩伯將軍，兼任蘇魯豫皖四省邊區總司令，兼黨政分會主任委員。當時，正規軍不多，游擊隊裝備訓練都太差。且以各省政令繁複，指揮掌握均感困難；以致成立兩年，成效不著。



民國三十七年任淞滬警備總司令時的陳大慶將軍。

民國卅二年二月新第二軍改番號為第廿九軍，于甘肅整訓後，即開赴河南，先後在河南、湖北以及桐柏山、大洪山地區，與敵軍週旋。

陳將軍帶兵，講求信賞必罰；他的部屬無論官兵，提起他來，總是肅然起敬；使人想像

民國卅三年一月，陳將軍由第卅一集團軍副總司令升任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，兼蘇魯豫皖四省邊區副總司令及黨政分會秘書長，成為湯將軍的副手。湯將軍先任葉縣，後來指揮中原作戰；所有邊區黨政軍事務，均交由陳將軍在臨泉全權處理。二月，邊區改組為第一戰區臨泉指揮所，湯以副司令官兼主任，陳為副主任，統一指揮山東全省、蘇北、皖北和豫東的黨政軍民，展開敵後總體戰，責重任務。

由於陳將軍性情溫和，適宜協調配合；法紀嚴明，絕不苟且顛預；因此，他將邊區治理得井

井有條；並且派員潛入敵後，對隴海、津浦沿線偽軍，進行策反工作，屢予敵軍重創。

當時，邊區所統轄的游擊部隊有卅多個挺進縱隊，在臨泉設辦事處的，也有十二個之多。各辦事處主任，差不多每個月總要集體晉謁陳將軍一次，雖是隨便談天，但大家都感覺他有一種懾人的威儀。無論是辦事處的個人或部隊，如果犯了差錯，他一定要加以澈查處分，絕不姑息。被他傳見的人，莫不戰戰兢兢。一次，某縱隊辦事處主任犯了錯誤，被人告到指揮所，他命某主任當面解釋。那位某主任一見他的威嚴，在他一聲：「某主任，你知錯嗎？」的訊問之下，早已經顫抖失措的自承錯誤了。陳將軍見其已經認錯，不但不發雷霆之怒；反而像父兄訓誨子弟樣的，親切和藹的予以勉勵：「過而能改，善莫大焉，記住，今後要為邊區爭取榮譽。」說完以後，還送了一瓶茅台酒。使那位某主任感動得當場淚如泉湧，連說：「對不起養公」。這位某主任，真的從此改過向善，與過去判若兩人；由此可見陳將軍潛移默化的功用，是何等巧妙了。

保衛上海。安全轉進

抗戰勝利後，陳將軍奉令率領所部推進徐州，接受日軍第十三師團的投降。隨後奉令北上濟南，負責該地區的受降事宜。當時共軍到處阻撓我政府的接收工作。十月下旬，隨第十九集團軍總部北上的祇有九十一軍王毓文部一個軍，剛到臨城，即被數倍共軍所包圍，情勢危急。陳將軍正奉蔣主席電召，赴渝述職，聞訊急忙趕回，但已

無法進入臨城。於是坐鎮徐州，與指揮防守臨城的副總司令李銳密切合作；李堅守臨城，陳將軍協調補給糧秣械彈。因此，臨城能在較長時期的固守之下，一再擊退共軍的人海戰術，予以重創，最後終告解圍。

民國卅五年三月，陳將軍調任首都衛戍副司令官兼第一綏靖區副司令長官，無錫指揮所主任，駐節無錫；督訓軍民，嚴密肅清江南殘匪，支援江北友軍作戰。民國卅七年七月，調任浙江衢州綏靖公署副主任；督訓新軍，加強備戰，提高黨政功能，確保地方安寧。

十月，調任京滬杭警備副總司令兼滬警備司令，坐鎮上海，襄助湯恩伯將軍，從事戡亂，肅綏靖地方，督訓軍警，維護治安，管制工商，肅奸防諜。當指定參謀長黃輝亞，率同政訓處副處長陳勻，協助教育部杭立武部長處理學生問題；以副參謀長陶一珊專門處理民政問題；以稽查處長何龍慶、黃加持（後）專門處理社會問題。分工合作，使一向為共匪所操縱的工潮學潮無從發生，使奸宄斂手匿跡，社會安靖如恆。

滬滬保衛戰既起，當時國內外局勢對我極為不利；即就上海民心向背而言，多不主張在上海外國圍決戰；能作戰的防守部隊，尚不足廿萬萬人。而潛伏上海的匪諜數以萬計，進攻上海的匪軍約卅五萬人，砲五百門，火力數倍於我軍。當時如何能確保都市的正常治安，維持戰局的順利鞏固，儘量爭取時間，俾有利於重要物資的迅速疏運，和作戰力量的成功轉移；問題很多，責任也很艱鉅。

鞏固內部方面，陳將軍與中央派在上海力任艱難的大員谷正綱、方治，以及上海市長陳良等密切合作；同時發揮他原有的週密部署力量，適時化解或破滅共匪種種軍政方面的陰謀鬼計和暴動企圖。當北火車站一夕數驚的時候，他指揮調度，偵防撲滅，往往徹夜不眠。

對於重要物資的疏運，關係最重大的事莫如黃金數十萬兩的祕密運來台灣。當五月中旬的某日，他奉到此一密令以後，即抽調一連軍隊，在營長鄭遠劍的指揮之下，分乘卡車四輛，連夜將中央銀行倉庫所儲存的黃金數十萬兩，搶運護送到停泊在吳淞口的海軍中宇一零五號登陸艇上；並由該連官兵負責監護。另派少將高參彭寶良督導指揮，會同中央銀行在艇看管的職員四人，密運來台。由於此批黃金的順利運來，成為改革台幣的強固基金，不但穩定了當時的金融生計，而且關係到今日的經濟發展。

滬滬保衛戰，由於蔣總裁一度親臨，士氣大振，加以湯將軍與陳將軍的堅強善戰；以逆勢的兵力火力，竟能堅守上海相近一個月之久。尤其難得的，在我陸、海、空三軍密切聯繫下，除負責掩護撤退的交警部隊六個總隊，因奉命必需死戰，未留撤退船位外；其餘主力部隊廿一、五十二、五十四、七十五、八十七等軍，以及九十九、二零八師，均能在良好的秩序下順利撤來台灣，成為此後保衛台灣的基本部隊。敵前安全撤退，談何容易？更何況十數萬大軍，遠隔海洋？陳將軍於此，調配船位，控制秩序，把握時機，與有力焉。

維護治安、力求便民

來台後，陳將軍協助蔣經國先生策劃復興工作。民國卅八年冬，我第一兵團黃杰將軍所部撤入越南，由於法國違背「允許假送返台」的諾言，將我入越國軍，全部集中軟禁，連黃將軍本人都失去自由，羈戍異國。當時，全軍激憤之下，心情相當惡劣。陳將軍却適時祕密到達西貢，代表蔣總裁與經國先生面致慰問之意；並與黃將軍研究如何保全與運用此一部份忠貞不渝的共實力。這不但使這支孤懸海外的部隊，在危疑震憾中，獲得了關切的溫暖，發現了一線曙光；而且也開啓了此後全部返台充實國力的契機。

民國四十二年九月，陳將軍調任國家安全局副局長。局長鄭介民將軍，黃埔的期別比他晚，軍中的資歷比他淺。可是，他卻毫無介蒂的，腳踏實地的協助鄭將軍開展國家安全工作。

民國四十六年，台北發生「五二四」事件。一部份羣衆，因為不滿意美軍法庭審判殺害劉自然的美軍雷諾上士時，宣告雷諾無罪；而糾衆暴動，打進美國駐華大使館，焚旗毀物。陳將軍聞訊，親蒞現場，見此情況，知道當時最迫切的步驟，是避免事態繼續擴大。於是立即下令治安部門，迅速加強對美僑聚居的天母、陽明山等地的戒備，和中山北路中山橋的交通管制。一面責成有關單位，兼施彈壓與疏導手段，驅散附和羣衆。由於此項措施的適合機宜，才迅速收平了此一變起倉卒的意外暴亂。

民國四十八年，升任國家安全局局長，次年晉任陸軍二級上將。曾於百忙中，抽暇實地視察

沿海港哨的管制檢查工作，大至國際商港，小至漁船避風小港，都親臨查察，不稍假借。而其垂詢重點，却為「有無商旅不便，手續繁雜，以及漁民出海返港是否便利」等事。足見他視「利民便民」與「安全管制」同等重要，且必需併行不悖。「用民勝於用兵」，主大政者本應有此遠大眼光；陳將軍足以當之了。

其間，並曾分訪歐美及東南亞友邦，擷取見聞，借鏡他人所長，參證自身經驗；對國家安全政策與方法，均有精進的主張與實際的發展。

民國五十一年冬，調任台灣省警備司令兼軍管區司令。警總有警備、衛戍、保安、民防等任務。陳將軍所見者大，所慮者遠。他以為各種不同任務，均應與保安工作相結合。因為社會安定，乃政治建設經濟發展的起步，也是警備民防動員諸任務能以順利遂行的基礎。因此他強調治安工作，必需爭取人民的同情與合作，治安的維護，更應着眼於變紛歧為團結，化暴戾為祥和。於是，他蒞任之初，首先放寬管制，力求便民；他昭示大家：

「對人民要有人情味，對敵人要有敵愾心，對工作要有責任感，對同仁要有袍澤愛」。

本此原則，督勵所屬，革新觀念，改變風氣；本此原則，策訂政策方針。至於執行技術，則講求預防重於取締，疏導多於彈壓。此外，他對警總的單位特性與工作特質，也有精闢而獨到見解，他說：「三軍可有赫赫之功，警總要沒沒無聞；警總是軍中的民事機構，也是民間的軍事機構。三軍是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朝；警總是用兵千日，失在一朝」。

因此，他對警總的作為，非常縝密而審慎。某日，台北市政府拆除違章建築千餘間時，遭到阻礙，要求警總支援。他對前往支援的幹部，指示辦理原則如：

「必需堅持先建後拆的原則。如改善交通，如興建國民住宅而拆違章建築，應當盡量盡力協助。如富人修高樓大廈而拆違章建築，則先要富人把窮人住的問題解決，然後再拆。更要把握住；不能一面拆違章，一面又產生新的違建。」

情、理、法三方面，俱已顧到，所以此類事情大都能順利解決，而使人口服心服。

對於軍管區的工作，他非常重視基層和內部的團結工作。他以為後備基層幹部，是一批年輕、有活力、有熱忱的社會中堅份子，如能加以適當的組織訓練；不僅在動員的時候，可以發生領導與良好的影響作用；並且平時在社會上參加各種活動，同樣可以發生促進社會團結，改變社會風氣的影響作用。因此，他很重視後備軍人的組織與訓練，尤其是幹部。於是，他規定後備基層幹部應該定期集會，舉辦各種有意義的活動，協助村里開好村里民大會；而使政府的工作，能在社會基層紮根，貢獻不小。

由於陳將軍的新觀念、新作風，影響部屬，儘量配合地方政府，連繫民衆社團，遇事就地解決；不求赫赫之功，但取芸芸衆心；所以常能平變亂於片刻，化凶暴於無形。今日人心安定，內外團結，社會繁榮，民生樂利；「台灣的治安良好」，關係極大，而且也譽滿全世界。此固有賴於全國上下的努力，而陳將軍的高瞻卓識與情報治安單位人員的埋頭苦幹，功不可沒。（未完）